



风俗

合肥门对子

程耀恺

春联在合肥，人们习惯叫门对子。和其他地方一样，合肥的门对子，大多是从古代诗词里，择优录用的，也有一部分是当地文人创作的。来自古诗词的对联，高雅、隽永，而本地人创作的，则亲切、接地气。

1960年我来合肥上大学，寒假过后，新学期开始，照例要到东七的表姐家，补拜晚年。由梅山路口乘2路车向东，穿越全城街巷，吸引眼球的，是家家户户焕然一新的门对子，红彤彤，喜洋洋，闪烁着对新年的希望，对人生的理解，对乡土的挚爱。从那时开始，我就注意到，这座城市历年的门对子中，使用频率最高的是：

蜀山盛开桃千树，
淝水轻垂柳万条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伊始，汉字简化方案业已尘埃落定，然而写春联之时，多数人积习未改，惯用繁体字。表姐夫是皮革厂的财务科长，有些旧学底子，见我来了，就领我欣赏他的手笔，他家用的，自然是他书写的这副“蜀山淝水”联。他问我，这十四个字，用繁体，是不是显得厚实一些？

其实我对字体的繁与简，并不在意，随俗而已，那时与其后，我的重点，一直在揣摩这十四个字的内涵，并反复推敲它的魅力所在。

蜀山与淝水，是地域的符号。合肥这一山一水，山在城之西，孤峰独立，水则由西北向东南，逶迤穿城而过。古人虽说，山不在高，水不在深，然而，一个城市，有山则有风骨，无水便失灵性。幸亏有座蜀山，这个城市总算有了依靠，幸亏有条淝水，这个内陆城市终于能够通江达海。有山有水，合肥作为山水城市，当之无愧了。

桃与柳，是乡土树木的代表。合肥地处神奇的北纬31度，雨量丰沛，阳光充足。青林翠竹，四时俱备。在众多的草木中，最贴近市井、贴近人生的，首推桃与柳了。先说桃，“山桃花开满上头”，那是天边飘来的一抹绯红色轻云，及至“桃花乱落如红雨”，显系春天熟透的标志。再看柳，“合肥巷陌皆种柳”，那是宋代的景象，现在的包河两岸、赤阑桥畔，仍旧荡漾着“杨柳岸晓风残月”的诗情画意。桃花灼灼，柳条依依，它们不仅是两种植物，更是两种颜色：桃红、柳绿。一方水土，有了红，人们便有了精神的底色；有了绿，会让人们觉得生机盎然、活力充沛。桃红与柳绿，这大块的色调，在山水间，相互协调，彼此映衬，让古城合肥永葆青春，美艳不可方物。

如果把山、水、桃、柳，顺其自然加以组合，便是“山桃”“水柳”。我寄居合肥，已越一个甲子，蜀山上下，山桃的风采，不减当年，淝水两岸，水柳的姿态，一如往常。日月如梭，寒来暑往，平日里，山桃与水柳，总也依山傍水，到了大年三十，竟被千家万户，借助文人的笔墨，请到门首。山光水色，一旦落在红纸上，便蓬筚生辉，一旦走进厅堂，遂使人心醉和。此情此景，恰似“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”。

通观全联：蜀山上的桃树，盛开了，淝水边的柳条，轻垂着，端的是“春深如海，春山如黛，春水绿如苔”。千与万，是复数，也是约数。一个“千”，一个“万”，让盛开者盛开得看有板有眼，令轻垂者轻垂得怡然自得。一家子乃至一个城市，无论生活多么艰辛，道路如何曲折，但归根结底 还是既要轰轰烈烈，也要云淡风轻。

蜀山盛开桃千树，淝水轻垂柳万条。这副合肥人家的门对子，之所以深入人心，之所以历久弥新，就在于它不仅提炼了一方山水的精髓，更主要的，是它揭示一座古城市井生涯的本真。

每年的岁末，我也会挥毫泼墨，为自家写门对子，蜀山盛開桃千樹，淝水輕垂柳萬條。还是习惯写成繁体，不为厚实，只为心中的一分天长地久的温馨。

随笔

菜园写真

解红光

在铁路与公路之间，有一块呈长方形的荒地，高低不平，狭窄不匀，城里人没发现，乡下人瞧不上，种庄稼不行，盖房子更不行。我们三两好友在“师长”夫妇的邀约下，扛上铁锹去开荒。

“师长”动了第一锹，惊得一群秧鸡扑棱棱飞奔向附近的菖蒲丛里。熟悉的黄昏渐渐远去，大片的野草带着骨折的疼痛在夕阳下倒下了，我们撸起袖子加紧干，拉拉藤蔓刺破了手臂，坚硬的土石弄得我们灰头土脸，但脚下的土地却抬高了一截。我们用挥洒的热汗，点燃一堆堆枯草，火苗兴奋地呼呼舞蹈，绸缎似地抖动着火红的腰身，不时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，喷涌的热浪如我们此刻的心情。

土，很松软，铁锹扎下去，顿时冒出一股灰烟。我们把地垄切得规整，拍得松散，撒上草木灰和饼肥，浇了水，滋滋吸饱水的垄子颜色变得更深了，为种子们的发芽拔苗做好了足够潮湿的准备。菠菜，芫荽，白菜，小葱，大蒜，胡萝卜，白萝卜，黄芯乌……纷纷安了家。每隔几日，我就来看看这些安放的“静物”，看看它们是如何在泥土里悄然隆起、在阳光雨露里撑破自己涅槃变身的，看看它们是怎样沿着青青的脉络缓缓向上奔跑的。

菜蔬是有“心”的——生长之心，蓬勃之心，向上之心。这块临溪而开的菜园不缺水，不久，这片荒草地就变得多彩、多元起来，草们也因祸得福焕然一新，嫩嫩的头角崭露在菜地的边边角角。经过我们不断的打理，最先发芽的是小白菜，几天功夫就密密匝匝，挨挨挤挤，小汤匙般的菜叶儿碧绿耀眼，抢走了深秋菜园里的第

一缕亮色。

菜蔬，深含泥土气息，没有百花矫情的虚饰，恰似丹青高手，涂抹出一片片绿意。胡萝卜顶着长长的绿缨子坐观云天，释放快乐，迎风晃动，与周围的光影融成一体，根茎果实完美地藏进土里，规避那些总有办法偷吃的野兔。青蒜把养分藏在拇指一样的根茎里，一个劲向下生根，向上长叶，长长的叶子如女孩儿的辫子，微微收卷着，承接冬阳赋予的生长力量。白萝卜更是有颗玻璃心，它们深陷在自己跋涉的脚印里，寒风乍起时，萝卜叶子抖落满身霜花，为根茎贮藏甜蜜。萝卜洁白，圆润，嫩脆，多汁，不论生吃还是熟食，满大街都是“萝卜进城药店关门”的祈祷。温一壶小酒，来一份青蒜萝卜烧肉，端端正正摆上一盘，舌尖上的意蕴和生活的原汁原味就绵绵散发开来。

黄芯乌喜欢寒冷，肉肉癯癯的叶片，蜷缩着日月的精华，极富弹性。口感绵软的它们，是喜鹊过冬食物的首选，我常遇到喜鹊在阳光下翘起尾巴叽叽喳喳跳跃啄食，我常自言自语：“吃就吃吧，难得你喜欢。”吃饱了的鸟儿们把阳光衔在嘴上，当作梳子，梳理发亮的羽毛，雪地里留下它们一行行美丽的脚印。落叶之船随着小溪旋转向南，在这片被人遗忘的角落里，这片小菜园，带给我的劳动的快乐和收获的成就感。菜友打趣：“你的菜园，先是一亩菜里有几根草，后来是一亩草里有几根菜。”

我们几家种的环保菜，还是小区里老年人的一份小喜欢：门把手上经常挂着一束青菜，几根香葱，三五根萝卜……一片雪花，收割了一季的丰收。雪被很厚，这些菜蔬啊，静静地躺在大地的怀抱，或许，它们正遇一场梦，与春花为伴，与燕子寒暄，总之，将会吹来的春风，会给出可靠的答案。

生活

慢煨时光

方华

灶台上热气蒸腾，灶膛里火焰跳动，一只瓦罐偎依着火苗，里面挑着几块排骨或是其他的食材。眯着眼看似睡着的外婆，一等灶内的火即将熄灭，总会及时地加入一把柴草、稻壳。灶口的火光在外婆的脸上跳动，时光仿佛静止，温暖的气息潜送。等到灶台上大锅里的饭煮熟，外婆便快速用火叉把未燃尽的柴火拨到瓦罐四周，将瓦罐包裹起来，继续煨上个把时辰。这种依火慢煨的方法，让罐中的食物渐渐酥软，让时间浸出食材的本味，营养也充分溶于汤汁，鲜美异常。

煨，需要时间，也更适合老时光。我的一位叔伯，八十多岁，牙口不好，凡肉类食品他都在一只烟火熏得漆黑的铫子里煨。他最喜欢煨的，是猪皮。隔三差五，他就会去肉摊上买一些别人卖肉时割下不要的猪皮，两三元钱就能买回一堆。买回的猪皮洗净，投入铫中，加水，放入几片生姜，再无任何调料。烧开后，就在炭炉上小火慢慢地煨，直到那一块块肉皮筷子一戳即穿。趁热，他蘸着醋和酱油调成的调料，一口小酒一块肉皮，连汤带皮，每每吃得酣畅淋漓。

曾和这位叔伯就着猪皮对酌一杯，发现煨烂的猪皮不是想象的肥腻，蘸上醋料，入口软糯，轻抿即化，实是美味。叔伯八十多岁，红光满面，肌肤光滑。叔伯说得得益于炖猪皮，窃以为然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外婆的小小瓦罐里曾煨出过无数鲜美的时光。几块盐鸭，一把黄豆，将寡淡的日子煨出咸鲜。几颗红枣、一把花生，将平

淡的日子煨出甜美。几节莲藕、一把粳米，将枯燥的节气煨出软糯。一根冬笋、几丁鸡块，将僵硬的冬天煨出春味……



最难忘的是外婆的煨牛肉。在那样一个物资贫乏的日子，牛肉是难得一遇的稀罕物。偶尔的一食，让我留下难以磨灭的温馨记忆。外婆拿回家中的牛肉是连筋带肥的那种，无法切丝炒菜，也极难烧烂。见外婆将“筋筋拽拽”的牛肉在水里洗净，切成一寸左右的丁块，又在清水中反复浸洗，挤出血水，直到浸洗的水变得清澈。这时，外婆点燃灶膛里的柴草，将锅烧热，倒入一些菜籽油，等锅中油刚起烟，即放入挤干水分的牛肉块，轻轻翻拨一会，随即压灭灶膛之火。

外婆取出那只不知何时已在灶膛里煨了半罐水的瓦罐，放入葱段、姜片、干红椒、白糖等，倒入酱油，投入翻炒过的牛肉块，盖上盖子，将瓦罐一如平常地安放在灶膛一角，开始洗锅、淘米，重新点燃灶膛，开始煮饭。

等到灶台上饭香沿着锅沿的热气弥散，灶膛里随着火光的透出，一缕牛肉特有的醇香温暖地沁入我的鼻息。

最急不可耐等待的，是微火慢煨的时辰。这也是让食材在文火的加持下，完成转化，自我升华，臻于完美的过程。老韧粗糙的牛肉在罐中“驯服”“软化”，最后酥软在浓郁的汤汁中，在外婆和我的口中成为那个冬天的珍馐美饕。

多年后，每读到苏轼《猪肉颂》中的“待他自熟莫催他，火候足时他自美”一句，眼前便浮现出童年时急迫等待外婆煨好牛肉的情景。外婆那被灶膛火光映红的脸，清晰、温暖。